



◆ 晏山農
我的庶民記憶

光浮嶼島
米淡嘸買

島嶼浮光：我的庶民記憶/晏山農作。--初版。
--臺北市：允晨文化，2009.10
面；公分。-(當代名家；28)

ISBN 978 986 7178 95 4(平裝)

1. 言論集 2.

078

98017646

作 者：晏山農

發行人：廖志峰

責任編輯：林 風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 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製 版：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09年10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280元

ISBN：978-986-7178-95-4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更換

當代名家 28

島嶼浮光
——我的庶民記憶

港台書

◆ 晏山農
我的庶民記憶

光
浮
嶼
島

米
冷
嘍
買



推薦序——南方敘事

◎ 林世焜

掩卷之後，那個在一九七五年隨父母從嘉義舉家遷到台北的十四歲少年，隨即浮現出來。他念念不忘南部故鄉，但再也回不去了。

沒有人回得去。夢牽魂繞的眷戀，是對於日後的現實，一種抗拒吧。台北是異鄉，台灣有兩國。這或許是百年來，在台灣生活的幾代人，只要有機會掙脫蒙昧和童騷，都逃不了的苦悶。

那麼短的時間裡發生那麼劇烈的變化，彷彿有很多可能卻只有很少的選擇，似乎什麼都可以卻處處撞到牆壁。對敏感的、求知的、深思的心靈來說，認識自己，摸索出路，是無止境的，折磨人的戰鬥。

晏山農這本集子，是一代人拚搏掙扎的集體記憶，和勤學苦思之後的同心共感。即使島上的住民，有迥然不同的生命經驗，對當代各種議題，有南轅北轍的態度，其實相互間的差異，即使完全背反，也宛若鏡像，是很形似的軌跡。

晏山農是南部的、農村的、庶民的。「嘉義是南部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典型的嘉南平原風情——豔日、平野闊、夏日豪雨、純樸民風，於我是熟悉不過了。」崑濱伯樂天知命的吟唱，所飽含的禪思，「於我而言，可能是千古不竭的大地音律啊！」

而北部、都會、菁英呢。「所謂上流群落（尤其是泛藍信眾），總以輕蔑、扭曲的印象看待台灣農民。『不識字兼不衛生』就是具體的形象烙印：務農者都是蠢材、下等人嗎？臉孔蒼白、生命無力、怯懦自私的北部菁英們，反倒一個個像極掠取他人能量的吸血鬼啊！」

這個年紀小小的「鄉下聳」一到台北就進了「深藍領地」，大安區仁愛國中。慘了，「一日，看到同學們的身家調查資料，赫然發現其父母盡是大學以上的學歷，職業多為董事長、總經理什麼的，這和我的南部體驗全然迥異，心靈於是徹底重創：三十年來，我仍視東區為異國，我無法以都會時尚子民為傲。」

他是定著的，和土地有根深柢固的聯繫。小時候「拉機歐，radio，ラジオ」裡的文夏、洪一峰、紀露霞的歌聲，和吳影廣播劇，簡直都是從土地滋出來的。昔日「五燈獎」第二個五度五關的主，是他鄰居的大姊姊。

相對的是「浮游群落」。「國民黨暨外省權貴，就像晉室南渡，本質上都是外來政權。他們既不願立足台灣，心中懷抱的中國也只能是過去式，導致中國進入國際社會後，國民黨的合法性、正當性就逐漸喪失。」政治上落得「既不中國，又不台灣」，文化上且流於「上構不著自主外擴的西

方布爾喬亞，下連結不了生機盎然的庶民傳承」，宛如一種「失根的中產品類」。

基於同樣的邏輯，當黨國體制對土地的記憶採取封閉拒斥扭曲的霸權壓制時，他反主流的，成了熱切的探索者和深情的記憶者。「一個政治啓蒙甚早的的補習班同學向我提到二二八，我立即糾正他，不是二二八，日本轟炸上海是二二八事件才對。他鄭重向我說，二二八是國民黨外省人屠殺台灣人的大悲劇，屠殺的主凶叫陳儀。他的說法讓我震驚錯愕良久。雖說那時我只有十五、六歲，我對台灣近代史幾個響叮噠的人物並非毫無所悉，可，我確實沒聽過二二八！這種無知讓我深以為恥！直到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也就是直到事件四十週年，遭壓制而瘖啞的語音、民間的怒吼才首次衝決威權政體的桎梏。彼時，民進黨先後在北市日新國小、北縣三重舉辦群眾聚會，我都全程與會，一方面聆聽耆老訴說當年情景，一方面緊盯書攤，此後幾年更是狂買二二八的相關書籍。」

隨後的上下求索，是這幾代台灣住民刻骨銘心的共通經驗吧。解讀的方式因立場和視角而大異其趣，但黨國霸權的宰制，天羅地網般深入文化、政治、社經各層面。曾經被嚴密掩蓋的真相，近幾年來不斷出土，要如何面對那一段鐵證如山的血腥殘酷，對許多人都是艱難的選擇。背對著嗎，如何自圓其說、安身立命；正眼面對嗎，又應採取什麼行動？

許多知識青年選擇戰鬥，晏山農也是。對捆綁台灣的霸權，舉凡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各式霸權，都展開戰鬥。「首先就得對內外形勢進行情況的分析，力量

的對比，然後展開多元包容的聯合陣線。」

且先引述吳乃德教授的論文〈覺醒與迷思——台灣的民主運動：過去的、現在的、以及未來的〉的一段：

台灣歷史中有兩波民主運動。第一波開始自一九二〇年的『文化協會』運動，結束於一九六〇年的『自由中國組黨運動』。這一波民主運動是台灣人追求現代性的起步，是一個全面性的啓蒙運動；要擺脫的不只是外部的壓迫體制，也是內心的偏見和愚昧。它嘗試所有現代社會所提供的思想藥方，然而卻沒有機會完成其中任何一項。不過它傳給後代無限的憧憬和啓發，以及對先祖的驕傲。

第二波民主運動從七〇年代後期的黨外運動開始，歷經中正紀念堂的學生『抗議事件』，也隨著民進黨執政的終結而結束。我們正處在它的尾聲。它成功地完成第二波民主運動的任務：推翻威權統治，建立民主體制、及台灣的自主性。它即將結束，因此也是我們放下一波民主運動的時候。可是許多人的心志和視野，卻仍然停留於上一波運動的初始階段。

我一直確信，台灣（本土），民主，進步，是政治轉型之後最應該持續追求、落實的核心價值。恰如吳叡人教授在「七一五宣言」記者會，發表的〈把民主運動從重頭做起！〉裡所說：

近百年來，臺灣人追尋自我認同的歷史運動一直是以普世的自由、民主、人道與進步價值爲其追求目標。用蔣渭水先生的話說，臺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也是追求臺灣人『作爲的人

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

一種深化民主、推動進步本土價值的路線，是幾代台灣的秀異分子，終於摸索出來的方向。由這個方向往回看，我們對內外情勢和力量的對比，也就瞭然於心。

我們面對的是，中世紀、家戶長型的黨國資本統治集團，他們的權貴扈從，是一群身段虛矯、內裡敗壞的浮游群落。在文化戰場上，如晏山農說的，我們必須打一場葛蘭西主張的「陣地戰」：「……市民社會成為階級戰爭的主戰場，對資產階級政權的意識形態支柱作長期的文化出擊。」

在政治戰場上，首應棄絕的是：「忘卻公義、包容性狹隘的本土意識者，終究只像台灣史上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羅漢腳：」而「綠朝於政治方面的想像和思惟，平心而論和昔日朱一貴、林爽文乍逢權力空隙的反應，全然無異。於是台灣人一旦得勢後，所思所行竟是把歌仔戲、布袋戲的戲碼全盤套用。」

趕走心中的鬼，隨即填補新的「時代精神」。這於晏山農，就是「南方」。「這裡的南方，不止於地理方位的台灣南部，更是左翼思惟、反全球化運動的南方，唯有方向正確，力道才能使得出來，並創造為正向力量，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歷史性集團（historical bloc）。一旦新的歷史性集團圍而出，非藍即綠的宿命詛咒才會破除，屆時不論舊黨國或新的權綠集團都相形失色，繼而被掃離政治舞台。」

晏山農回到他的南方故鄉。他掙脫了北部、都會、菁英／黨國、資本主義／敗壞的、馴服的中

產木乃伊，和臉孔蒼白、生命無力、怯懦自私的虛無鬼浮游群落等等惡靈的魔咒。

他的南方故鄉，迴盪著不竭的大地音律，沐浴於豔日、平野闊、夏日豪雨、和純樸的民風。那裡講公義，尚節氣，是「在地戰鬥派」得以進行「有機結盟」的基地。我彷彿又看到那個，在一九七五年隨父母從嘉義舉家遷到台北的十四歲少年。

彷彿也看到自己。或許這幾代的台灣住民，胸中都懷著類似一段記事。甚至，我以為對歷史情境的描寫和解讀，其實不分各人的立場都極之相似的。這是一段真情真相的大敘事。你或者選擇立足在這塊土地並加以接受，或者，切斷連結，成為一個漂泊的虛無鬼，一個異鄉客，一個他者。

再讓我引吳乃德教授的話，與晏山農，與幾代共同加構這段南方敘事的同志共勉。

未來第三波民主運動的目標將不是一般所謂的『民主』；因為以改革政權型態為目標的運動，已經由第二波加以完成。下一波運動的目標將是保障台灣的民主自主性和文明的進步性。其方式將不是一般反抗型的『運動』，不論是參與者的政治風格、或群眾性的動員。同時，它也必須面對更艱鉅的『治理』任務。

自序一 記憶獨航

記憶如雪，春陽融之，雪水循造物之河澆灌萬物，人間沃壤就這麼植花結果，再藉由微風、物媒散播天地，記憶之歌遂生生不息傳唱。

到了我這般年紀，生命經驗中自也積累了千堆雪。祇是這個島嶼，明明四面皆為無瀚的汪洋，可島民生活卻常被告誡得遠離「禍水」，更甬說庶民聲賦中有啥豐沛的江洋詩歌，以及明確深邃的海洋史觀；再者，明明是多種族的複合生活圈，也經歷荷西、明鄭、愛新覺羅滿清、日本、國民黨各個不同政體的統治，可既找不著不同歲月留痕的大年輪，更多的是，新貴總是將欲向世人炫耀的權物覆蓋於前朝之上，而後再被下一個統治者取而代之，文化傳承不斷遭覆蓋的現象在島嶼比比皆是。這是殖民遺緒，「異化」的島民也習以為常。

到了八〇年代影像傳媒開始起飛，再加上本土吶喊的力道不再孤寂，所以，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址」理應可以透過「文化層位學」的梳理，全面的重見天日，歷史記憶的補綴再現亦然。孰

料，前現代「勝者為王」的思惟仍盤旋在不少人（特別是權力掌握者）心中，於是在哈哈鏡或曲折迷宮的撥弄下，由記憶之線串連而來的歷史敘述常遭任意裁剪，指鹿為馬也不止於一端。既然整個歷史之湖已開始「優化」，顯示我等不能再滯留於大歷史的泥淖陣地，個人遂決定像鮭魚溯溪洄游來趟記憶獨航。我非先行者，因為心有靈犀的鮭魚群不少。

人有生老病死，島嶼也有成住壞空之劫。戰後是一空劫的結束，此後進入成劫，島嶼衆人是埋頭苦幹，瘖啞不能言，到了七〇年代，青春吶喊、攘臂高歌，已然是住劫外露，世紀末以來，島嶼猶似壯年進入初老，風林火山的壞劫俱現，溫故懷舊就無所不在。於是，書之於文、錄製為像的鄉愁風吹起，乍看是丘陵坑坎、荊棘砂礫，衆聲喧嘩不已；但究其實，卻如《維摩詰經》所提示「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千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蓮華」。

當然，純粹的鄉愁殊無意義，何況記憶也不可能如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言可以「如實直書」（how it actually has been），記憶得透過現在之眼來再現。問題是過往的記憶和現存處境如何連結呢？備受尊崇的新教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在辯證「基督教與現代社會」時，就指出「當我們就基督教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提出問題時，我們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關於我們的具體生存的具體問題。……我們在此能夠作出的每一個答案都是為我們自身處境而進行的一次鬥爭，都是從我們自己的現在邁向未來的一次躍進。」誠哉斯言！雖然，我於東西宗教的詮解，實在沒啥好誇耀的，且

我既非權貴巨賈，也非學院的苦行僧，祇試圖從庶民角度釐清「我與台灣」的關聯，這其中，田立克所揭櫫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意念，正是促使我溯溪尋源的重要依據。那麼我的獨航目標何在？

近幾年來，我獨鍾於從威瑪共和到納粹當權的德國近代精神(生命)史，焦點是一整個遭迫害或感同身受的猶太知識菁英，如何以筆、心見證荒謬之火與慘烈戾風何以吹起。茨威格(Stefan Zweig)的《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自是首選入門書，緊接著是卡內提(Elias Canetti)的「回憶錄三部曲」——《得救的舌頭》(Die gerechete Zunge)、《耳中的火炬》(Die Fackel im Ohr)、《目光的遊戲》(Das Augenspiel)，史學家蓋伊(Peter Gay)的《我的德國問題》(My German Question)、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Interesting Times)，不過最吸引我，因而咀嚼再三的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柏林童年》(Berliner Kindheit um Neunzehnhundert)。

茨威格寫就《昨日世界》的「絕望」心情，對照著四九年後花果飄零的避共文人——他們腦中盈懷的是金陵殘夢，兩者頗為「此心同，此理同」。從簇錦繁花、驕陽金風的年代，一變為鐵蹄聲噪、血色黃昏，茨威格帶出了我對虛無島嶼最初的意念。不過從挫敗、怨對的曲徑溯溪洄游，心情也做了些調整，畢竟從金錢遊戲橫流的八〇年代伊始，我就未曾體受「台灣錢淹腳目」的物欲

波動，也就是說，「美好的過去」絕非我溯溪尋繹之標的。準此，班雅明以片斷、寓言（一如卡夫卡）、蒙太奇、設迷宮捕捉城市、物件的巧思，打破了時間、空間、記憶的組合形態，即使來到新世紀，旁人在驚豔之餘也模仿不來；然而，立於「土星的星象下」（蘇珊·桑塔格語），以他為光源與方向指南是絕對必要。

記憶的溯溪洄游，首先來到嘉南平原的那座「草地都市」——嘉義，可心情是既悲涼又摻雜更多的蒼茫。「草地都市」在早年阿里山林場風光一時的年代，他可是平原上的重要樞紐，嘉義火車站前錯落的大小旅館即為明證；然而到我出生的一九六〇年代，風華剝落的景象露於外，也內化為市民自慚形穢的心情。雖然他依舊是周遭鄉鎮討生活人口的匯集地，可城內的活力與生機早已不足，於是外移（北移台北，南移高雄）成為不少人無奈的抉擇。我就是游離出海的魚群之一，而北遷的南部移民，多數還是麇集於大台北邊陲角落，依舊像三、四百年來的先民那般樸拙無聲。而搆不著都會裙帶，猶須顧憐周邊鄉鎮的原鄉，雖自傲於有個許世賢神話，然活水未入，反倒是壘堆沈積的政治迷思，讓人望不見他的未來。

就因目睹了「新居／原鄉」的激盪辯證，才慨然而生「南方思惟」。「南方」指涉的固然是地理上的南台，但若僅僅囿限於此，所謂的南方意象就祇是右翼保守的復古標本。它還必須是政治經濟學上左翼、反全球化的「南方」——如同義大利左翼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以「南方問題」為起點，一步步建構文化霸權、有機知識分子、陣地戰、歷史集團等「實踐哲學」的飽實內

容。唯有如此的「南方思惟」，南北差距才不致被矮化為藍綠對決或經費多寡的挹注而已。「南方思惟」追求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環境的正義，這樣的信念置於世紀災難莫拉克對南台的肆虐後，更見真章。

記憶洄游確立了「南方思惟」新地標後，就可順勢將電影、收音機、歌曲、書籍、廟會……諸纖纖細索拉起，藉以補綴鬆脫不已的大歷史帷幕。如今，大歷史似乎滿是陳腔濫調的腐臭味，以致多數人避之惟恐不及。實則，大歷史是彼消我長，敵進我退的文化霸權爭戰，當己方的說辭不再能吸引人，當敵方的巧飾偽說頗有斬獲時，就得認真檢討我群是否只剩空洞的論述，欠缺實質的故事內涵呢？更重要的是，在填充故事、記憶的過程裡，「我」究竟面對或遺忘了什麼？

想想看：你／妳是何時聽聞二二八？存在、內化於民間的日本經驗，你／妳是否有感觸？不正視自己的真實記憶，要直接跳到二二八、日本情結、蔣介石、蔣渭水諸大歷史範疇，就會變得空洞。所以，當我們談到「集體記憶」這一概念時，它就不該直接懸於大歷史的牌樓上，而得透過庶民的影像、文字、口耳相傳……來淬取個人記憶的一番榨，最後再涓滴化合，如此的「集體記憶」才有醇香。同時，有了切身存在的記憶認知後，關於媒體如何述說日常事件、如何塑造記憶呈現的樣貌，我們才好有個判準。

最後，對於困擾台灣人多時，讓人痛心疾首的「本土化」與民進黨（尤其是圍繞於陳水扁既其周邊的所謂權綠集團）膠轕，若能本於「南方思惟」來個「上窮碧落下黃泉」——從「鄉土文

學」一路爬梳到〇八年總統大選，那麼，關於民主、本土、正義諸理念是否祇由民進黨一體承受，就會有另番不同的評價。更不用說，當阿扁和權綠集團試圖用「本土化」來分割藍綠、強化南北差距時，識者才不會落入圈套，淪為政客攻防的傀儡；另一方面，「南方思惟」據以形塑的「就地戰鬥」策略，就像一面照妖鏡，直讓夸夸而談超克、全球化、中國崛起諸魔咒，實際卻是以反「本土化」為任務的群妖現形。畢竟，真正的「本土化」和鎖國、狹隘、守舊絕非同義詞。

收錄於《島嶼浮光——我的庶民記憶》的卅四篇文章，時間橫亘了十二年；不過絕大多數是這五年內，心有所感不得不發抒的文字告白，俱呈現於我個人的部落格「山農木屋」(<http://blog.roodo.com/chia>) 裡頭。自兩年前興起匯集成冊的念頭後，也經歷了好些波折。最須感謝的是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先生，若無他的慷慨允諾，浮光猶在暗夜折射，照不得人。也得感謝林世煜先生的賜序，先行者的溫情總穿透紙面之外。當然，不少朋友於言思、於行動提供我不少靈感創意，於茲無法一一言謝，前路依舊坎坷，大家就齊力互勉了。

是為序。

晏山農 謹誌

二〇〇九年九月於板橋新店溪畔

目次

推薦序——南方敘事／林世煜……3

自序——記憶獨航……9

輯一 庶民再回首

三十塵土掩功名——一個南部移民的波動史……20

遙遠的焚城記憶——記一九六四年嘉南大地震……25

燕雀南飛不見巢——側觀嘉義市長選情……29

依稀殘記的拉機歐物語……34

星光追索三十餘……40

天上宮闕，地上誰主浮沈——媽祖廟之爭今昔談……46

雜選有序的最後身影——光華商場的黃昏一瞥……51

向晚的樂生，陰翳的島嶼……56